



亿万点击 宅斗巅峰之作

《后宫·甄嬛传》作者

流潋紫 倾力推荐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庶女攻略

吱吱 著



伍

起点女生网金奖作者向《红楼梦》致敬作品

古代宅门中的**杜拉拉**：

像**甄嬛**一样智慧，如大长今般励志

赠全新番外（附太

席女攻略

伍

吱吱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

庶女攻略. 5 / 吱吱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39-3529-0

I. ①庶…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824号

策划人 夏烈 柳明晔
策划机构  蓝耳文学
责任编辑 柳明晔 王晶琳
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董丽
插 画 唐卡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刘炜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庶女攻略 伍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411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1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29-0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六十一章 嫁丫鬟秋红得善缘 001
- 第六十二章 遭暗算淳哥命堪危 017
- 第六十三章 无生机蠢妇将得报 030
- 第六十四章 述旧事文氏落心石 056
- 第六十五章 旧人去徐府得安宁 086
- 第六十六章 添新儿新人新气象 102
- 第六十七章 添枝叶徐府同欢喜 118
- 第六十八章 水平静暗波现端倪 128

第六十九章	世家事后院亦朝堂	142
第七十章	合眼缘谨哥得天心	155
第七十一章	想富贵三房生妄心	170
第七十二章	一朝倒猢猻何处散	185
第七十三章	心不安虚惊终过去	192
第七十四章	戏财迷妯娌送重礼	210
第七十五章	抓周礼谨哥惹人爱	230
第七十六章	婆刁钻万氏巧解难	248





第六十一章 嫁丫鬟秋红得善缘

陶成到燕京来看母亲，晚上回去的时候马车翻了掉进了水沟里，人到如今还昏迷不醒。陶妈妈匆匆回了田庄，就连箱笼和太夫人、十一娘等人的赏赐，也是之后卢永贵断断续续地帮着陶妈妈送到田庄的。

陶妈妈已有些年没管事了，她的离开，只不过让元娘故居的那些丫鬟、婆子头痛了一阵子。先是十一娘派竺香接管了元娘故居的财物，她们对着账册把屋里的摆设收进库房，很是忙碌了一阵子。刚消停下来，原来在库房管事于妈妈手下当二等管事的汪妈妈被派过来管这边的事，大家拉近乎的拉近乎，走关系的走关系，生怕自己的差事丢了，又乱了一阵子。等安定下来，外院又传来二少爷徐嗣谕过了府试的消息，几个平日里与秦姨娘相熟的少不得要去恭贺一番。

秦姨娘勉强应付，好不容易送走了这群人，和留下来的易姨娘道：“陶妈妈走了，这些人也没有了往日的倨傲，竟然到我这里来讨赏赐了。要是搁在从前，何曾拿眼角看我们母子一眼。这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古话了。”

易姨娘端着茶盅笑道：“这世间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有看开不成。”然后说起徐嗣谕来，“听说过两天就要回乐安了，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地把院试过了。二少爷的年纪也不小了，如果有了秀才的功名，说亲也顺当些。”

“天下的秀才多的是，有什么好稀罕的。”想着儿子自从去乐安读书，和自己就越走越远了，秦姨娘很不喜欢这个话题。

易姨娘也知道她的心思，笑着转移了话题，说起了太夫人的生辰：“这次应该会大办了吧？四夫人怀着身孕呢！”

“说只在当天请几个相好的。”秦姨娘摇头，“夫人自孩子上了身，就一直不舒服着。太夫人原本不准备过生辰的，还是侯爷把五爷唤去商定的章程。”

易姨娘“咦”了一声，道：“算算日子，也有四个月了吧，怎么还不舒服？是真不舒服，还是假不舒服？我看着陶妈妈走了，侯爷什么话也没有说，多半是顾及她怀着子嗣吧？”

“谁知道是真不舒服还是假不舒服的。”秦姨娘笑道，“只要她一天不舒服，侯爷也好，太夫人也好，就要把她当菩萨似的供着。我要是她，只盼着这日子慢些走才好。”说到最后，语气里带了几许嘲讽，“要不然，落地是个闺女，太夫人和侯爷只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脸色了。”

万义宗的大儿子、小女儿都在府里当差，万义宗家的想儿子、女儿身边有个照应的人，就让滨菊带儿子在永平侯府旁租屋住着。又因滨菊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姑子，头胎又生了儿子，大家说起来都认为她是个有福气的，哪家的婚丧嫁娶，都喜欢让她去帮个忙。她性子爽利，手又巧，渐渐地，永平侯府的大丫鬟、小媳妇们都喜欢找她画个花样子，指点一下针线活，她又趁机从喜铺拿些

活计来分给这些小丫鬟做,让这些丫鬟赚个零食钱。渐渐地,她在永平侯府的仆妇中间有了些声望。

文姨娘要学做针线,秋红第一个就想到了她,请了她画花样子。秋红坐在文姨娘身边的小机子上,一面对明纸上的花样子走着针线,一面低声道:“姨娘,我去滨菊姐姐那里的时候,遇到了琥珀姐姐和竺香姐姐。三个人正关在屋里说着悄悄话呢!”

秋红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些。文姨娘斜了身子,“听到说了些什么吗?”

秋红也凑了过去,“听那口音,杜妈妈想给琥珀说门亲事,夫人就托万大显去打听了一番。结果琥珀不同意,滨菊和竺香在劝琥珀姐姐。”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文姨娘听着笑道,“你说清楚点,杜妈妈给琥珀说的是哪家的小子,琥珀为什么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我不知道。”秋红嘟了嘴道,“只隐隐听着提到白总管,好像是白总管的什么人。”

文姨娘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说起来,秋红也不小了,只因她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总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也不满意,怕她受了委屈,才留到了今天。杜妈妈出面,与白总管有关,说的又是十一娘身边的丫鬟,就是再不济,也比一般的小厮要强百倍。既然滨菊和竺香劝琥珀,多半与人品无关,是怕和白总管沾上关系,让人忌惮。她思忖片刻,下炕趿鞋,“让冬红跟着我,我要去夫人那里坐坐。”

秋红忙蹲下给文姨娘穿鞋,道:“这才未初过三刻!”

文姨娘也不说话,带着冬红去了十一娘处。

十一娘刚午睡起来,精神不错。徐嗣淳、徐嗣诚正围在她身边说话。

“二哥过了府试,大哥说去爬山庆祝,爹爹多半不会同意我和五弟跟着去,就算是我们跟着去了,他们腿长脚长,玩得高兴了,我们又要被撇了单。”徐嗣淳拉着十一娘的衣袖,半是撒娇,半是恳求地道,“母亲,您跟爹爹说说,去爬山太危险了,我们就在家里的后院烤肉吃好了!”

徐嗣诚也在一旁点头,“母亲我们烤肉吃!”

十一娘忍不住大笑,“你们到底是要出去玩,还是想跟着大哥、二哥他们一起去玩?”

徐嗣淳红着脸,“我们也要出去玩。”

“那就去西山别院好了。”十一娘笑道,“大哥他们去爬山,你们就留在别院里烤肉吃。”

徐嗣淳听了欢呼起来。

十一娘乐不可支,“快去上学去,小心迟了赵先生罚站。”

两个小家伙和文姨娘打了个招呼,笑嘻嘻地跟着南永媳妇去了双芙院。十一娘让小丫鬟端着锦机给文姨娘坐。

文姨娘和往常一样,说了几句笑话逗十一娘开心后,就把自己的心思说了:“求您给找户好人家,也不求他根基如何,只求老实本分能过日子就行。”

十一娘有些意外,想到杜妈妈前几天跟她说的话:“白总管手下的一个管事,今年刚好二十,人长得相貌堂堂,又很机灵。白总管很赏识,托我给说门亲事。您也知道,太夫人有些日子不管事了,我年纪大了,府里那些小丫鬟都不认识了。思前想后,只有来求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瞟着琥珀。



她有些明白杜妈妈的意思，却没有给出个明确答案，私下却问琥珀的意思。

琥珀红着脸，强忍着羞意道：“夫妻两人不可同时在外院和内院做管事，我想跟在夫人身边。”

反而是十一娘有些犹豫，“我让万大显帮着打听打听，如果人的确不错，你也别一口回绝了。”不曾想这件事还没个准信，文姨娘求上门来。她望着文姨娘微微地笑。

文姨娘也不相瞒，赧然道：“我也是听着些音，夫人要觉得琥珀不合适，跟我们家秋红说也是一样。杜妈妈也好、白总管也好，不过是想和夫人走得近一些罢了。”

她这话也有道理。可问题是，把秋红嫁过去，要能得到杜妈妈和白总管的认可才行。

“你也不要急在一时。”十一娘笑道，“说起来，我们院子里除了我身边的琥珀、红绣，还有你身边的秋红，乔姨娘身边的绣橡都是差不多的年纪。”

有人给琥珀提亲，绣橡也听说了，她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差不多年纪的几个，琥珀是十一娘身边最得力的，谁能娶到琥珀，谁就可以一步登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而十一娘向来疼爱琥珀，寻常之人只怕也不会允婚，前程自然光芒万丈。至于红绣，虽然没有琥珀那样的靠山，可到底是在正房当差的，不比她和秋红，是姨娘身边的丫鬟。而她和秋红又有些区别，文姨娘在府里人缘好，又出身扬州文氏，私蓄丰盈，就算在府里待不下去了，还可以投靠文家。而她呢，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乔姨娘还因为忤逆十一娘被送到庙里静修，谁敢自找麻烦来惹她……说不定十一娘心里一个不痛快，就把自己配了瞎子、跛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想到这里，她不由快然。

珠蕊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怎么了？”绣橡放下手里的针线，“没个正经的。”

珠蕊走了进来，脸色有些凝重，“绣橡姐，姨娘今天又只是吃了一碗白粥、小半碟青菜。”

绣橡听着脸色微沉，丢下针线去了乔莲房处。乔莲房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地绾了个圆髻，穿了件半新不旧的月白色小袄，人比过年的时候又清减了几分，脸上的轮廓分明，一双大眼睛孤零零地，显得有些突兀。

炕桌上的残羹还没有收走，绣橡看了一眼，笑着上前喊了声“姨娘”，道：“我今天特意让厨房给您做了个鸡蛋豆腐，您怎么没动？是不是厨房做得不好？”

乔莲房已放下了碗，“今天的鸡蛋腥味很重。”

前天说肉有膻味，昨天说鱼有腥味，今天连鸡蛋也有味道了……她心里一沉，笑道：“要不，明天让人炖个鸡汤吧？”

乔莲房对此毫无兴趣，起身去了内室。

“给我一杯清茶。”她吩咐绣橡，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打开炕桌上放着的一本《法华经》，认真地看了起来。

绣橡轻手轻脚地将茶放在了乔莲房的手边，乔莲房眼睛盯着书页，眼睛也没有抬一下。珠蕊望着绣橡的目光中就透出几分焦虑来。乔莲房已有快一个月没沾荤腥了，每天早起早睡，没事的时候就看书或是抄经书，如在家的居士，让她们看着心惊。

绣橡也没有办法，退了出来，不死心地尝了一口那鸡蛋豆腐羹，又滑又嫩，十分爽口，哪里有半点的腥味。

“绣橡姐，这可怎么办啊？”一旁的珠蕊着急道，“要不，我们讲讲府里的事吧？说不定姨娘听了，会打起精神来……”

“那还不如不讲。”绣橡不以为然，“陶妈妈被夫人赶到了田庄上，原来四夫人屋里管事的换成了太夫人的人，陈设都收了起来……不说还好，恐怕这么一说，姨娘心里更冷了几分。”

“不是这个！”珠蕊低声道，“我是说侯爷……”

绣橡有些惊讶，“侯爷？侯爷怎么了？”

“我听田妈妈说，夫人六月间就会好了。”珠蕊轻声道，“到时候，侯爷也就不会这样天天待在夫人屋里了。夫人又没有给侯爷收通房，到时候我们姨娘也就有机会了！”

绣橡听着颇为心动，抬头正要细问，却看见乔莲房静静地站在门帘子前，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听到了多少。

“姨娘！”绣橡和珠蕊不约而同地打住了话题，背后议论被发现，都有些许的不自在。

乔莲房快步朝外走去，“到了去给夫人请安的时候了。”

珠蕊忙“哦”了一声，疾步跟上。

她们到的时候，文姨娘、秦姨娘都已经到了。乔莲房行了礼，默默地坐在了给她空出来的那张锦机上，听文姨娘和十一娘说话。

有小厮进来禀道：“夫人，侯爷说，明天寅时就启程，让您派个得力的妈妈跟在四少爷的身边。”

十一娘点头，小厮恭敬地退了下去。

秦姨娘算算日子，明天元娘的十四天道场就做完了，徐嗣淳这是要去给元娘上香。

十一娘派了宋妈妈去。徐令宜和徐嗣淳在庙里盘桓了一天，黄昏时分才回府。

徐嗣淳去了元娘的旧居。院子里的冬青树叶片肥厚，依旧青翠可爱，但娘亲屋子里那些珠光宝气、熠熠生辉的摆设都不见了，只留下光秃秃的黑漆家具和一个个空荡荡的黑色多宝阁榻子，旁边低垂着半新不旧的靛蓝色幔帐，让原本光滑如镜的金砖也变得黯然失色，没有了从前的明亮。整间屋子如卸了妆的迟暮美人，骤然间失去了光彩，陈旧下来。

徐嗣淳站在厅堂的中央，怔怔地望着对他来说还十分空阔的五间正房，半晌无语。

汪妈妈就在一旁低声解释道：“四夫人说，那些东西都十分名贵，又是世子爷娘亲留下来的东西，万一丢失了一件可不是好玩的，让我们收库里。等世子爷成了亲，再交给世子爷。”

那样好的东西，肯定有人觊觎。徐嗣淳点头，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始终觉得有些难受。他站在娘亲的半身影像前，久久不愿意离去。

在太夫人那里吃了晚饭，大家坐在西次间喝茶，徐令宜提起徐嗣勤去爬山的事：“这几天正是姹紫嫣红，谕哥又有这样的喜事，你们兄弟商量着庆贺一番，也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只是你们兄弟里有长有幼，爬山之事对谕哥和诚哥来说，太过劳累。我看，就让赵先生陪你们去西山别院一天好了。”

徐嗣勤几个听了，吃惊之余不免有些失望。吃惊的是徐令宜怎么知道了这件事，还郑重其事地安排好了行程——他们原来准备借口陪徐嗣谕去拜访同年，偷偷溜出去玩一天；失望的是这件事不仅被徐令宜知道了，而且还安排了赵先生这个授业恩师陪他们一起去。到时候束手束脚，哪还有什么快活可言。但徐令宜开了口，他们也只能低头应“是”。

徐嗣淳却暗自高兴，知道自己跟母亲说的话起了作用。他没等喝茶的人散，就迫不及待地



徐嗣诚送回了十一娘处。

“母亲，母亲，”徐嗣淳拉着十一娘的衣袖，“爹爹今天说了，我们去西山。”又道，“不过，没说让我们烤肉。您再跟爹爹说说吧，到时候让我们在院子后头烤肉。”

“烤肉可以。”十一娘考虑到现在是春天，“只能吃一小块。”

徐嗣淳连连点头保证。他的肠胃不是十分好，想烤肉与其说是为了吃，还不如说是为了好玩。

“到时候我会吩咐雁容帮你准备的。”十一娘笑着应了。

徐嗣淳没有了遗憾，兴高采烈地回去了，半路经过元娘的故居，他的脚步不觉地停了下来。

“四少爷，我们快回去吧。”茶香不喜欢那间屋子，听说已故的四夫人就死在那里，她心里就有点发毛，“天色太晚了，明天还要早起去上课呢。”

徐嗣淳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去叩了门。来应门的婆子是老人了，见是徐嗣淳，立刻吩咐人把屋檐下的灯笼都点了起来，提了盏八角宫灯陪着徐嗣淳去了内室。

徐嗣淳在娘亲的影像面前站了片刻，这才回了太夫人处。

第二天早上，徐嗣淳去给十一娘请安的时候，显得有些落寞，问十一娘：“陶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十一娘有些意外。满屋子的人却安静到了死寂。

徐嗣淳喃喃地道：“我想吃陶妈妈做的茯苓糕。”

“等陶成的腿好些了，应该就会回来了吧。”十一娘笑着拍了拍徐嗣淳的肩膀，“你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做茯苓糕给你吃。”

徐嗣淳“嗯”了一声，又高兴起来，和徐嗣诚讨论着过两天去西山要带些什么吃的东西去。

中午，十一娘依言做了茯苓糕。徐嗣淳掰开，中间雪白雪白的。他垂了眼睑，小口小口地吃着。十一娘看在眼里，让人打听陶妈妈的茯苓糕是怎么做的。

第二次在茯苓糕里用了些葡萄干。徐嗣淳吃了两个，从此再也没有说要吃茯苓糕的事。

孩子们从西山回来没几日，就是太夫人的生辰，之后又是送徐嗣谕启程去乐安，准备五月端午的节礼，见邵家来请安的妈妈。一桩桩，一件件，虽然不要十一娘亲力亲为，可也不能全然撒手不过问，她只好请了雁容多多留意徐嗣淳：“有什么，先来禀我，不要以为是小事，就马虎过去。”

雁容躬身应“是”，和徐嗣淳身边的丫鬟茶香走得十分近。

日子转眼间到了五月初，余杭那边有信过来，不管是罗振兴还是五姨娘，字里行间都透着对十一娘怀孕的喜悦。徐令宜微微松了一口气，把信交给琥珀放到自己的书房里，自己坐在炕边望着十一娘已经微微有些凸起的小腹笑着，“是个有福气的！”语气颇为感慨。

十一娘一愣，徐令宜已笑着握了她的手，“马上要过生辰了，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十一娘对生日没什么感觉。从前，父母会送她一件昂贵的礼物，但除了那件礼物，好像和平常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别人还可以和母亲说说“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之类的话，她没有一个说话的对象，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后来和徐令宜生活在一起。第一年她及笄，他送她一块三羊开泰的玉牌，玉质极好，雕工也细，她很喜欢，挂在了身上；第二年，他问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在她的认识里，礼物都

是别人送的，自己伸了手要，就失去了意义，笑着应了句“不过是散生，侯爷不用那么破费”。徐令宜也不追问，提前几天送了她一支做工细致的赤金佛手提篮的簪子，倒也没有特别之处。今年又问了同样的话，还颇有些完成任务的味道在里面。

十一娘哂笑道：“又不缺什么，侯爷不必费心了。”

徐令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过了两天送了支赤金玉兰花簪子。两个簪子摆在一起，长短、做工、分量差不到哪里去，如果不是花色不同，倒像是一对。十一娘怀疑徐令宜是不是一口气打了十支、八支，只是簪头不同，以后每年拿一支出来应付就行了。所以她让琥珀吩咐外院库房的帮她做了个紫檀木的长匣子，里面铺了大红的漳绒，把两支簪子并排放了进去。

“看我一共能收到多少支簪子。”她望着匣子里空出来的空间，笑着关上了匣子，递给琥珀，“收了吧！”

琥珀笑着应声而去。周夫人来访。

“这孩子，倒顽皮得很！”她见十一娘没有怀孕妇人的丰腴，反而比之前更清减了几分，知道她还没有缓过气来，笑着问她，“喜欢吃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

“酸酸甜甜的都喜欢吃。”

两人笑着说了几句闲话，周夫人拿了个红漆描金的匣子，“过两天你生辰，我只怕不得闲，就当是我提前给你祝贺了。”

十一娘的生辰正好是端午节。她笑着道了谢，让琥珀收了，留周夫人吃饭。

“你这样子，还是好好歇着吧！”周夫人执意要走，“等生了，我们再好好聚一聚。”然后去给太夫人行了个礼，回了公主府。

周夫人前脚刚走，林大奶奶来了。

“几房住在一起，吃个饭，馒头都要蒸五大笼，还要给慧姐儿送凉席、蒲扇。你生辰那天我就不过来了，过些日子清闲了，我们再坐下来说说话。”

送了对五毒绒花簪子给她戴。那蜘蛛、蝎子做得栩栩如生，徐嗣诚见了躲在十一娘怀里大叫，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十一娘拿了簪子给他看，“是假的。”又要他，“摸摸看，毛茸茸的，可有意思了。”

他怯生生地伸出小指头来触了一下，见那蜘蛛的脚抖了抖，又吓得把脸埋在了十一娘的怀里。须臾抬起头来，大着胆子又触了一下，发现那蜘蛛只知道抖动，并没有爬动的迹象，胆子渐渐大了起来，用指腹摸了摸蜘蛛的背，果然如十一娘所说，毛茸茸的，很有意思。他的胆子越发大起来，拿过簪子仔细地瞧。正好四喜端着碟黄灿灿的杏子进来，徐嗣诚眼珠子一转，猛地将簪子伸了过去，四喜骤然间见到个黑糊糊的蜘蛛，哪里还辨真假，吓得面色苍白，一声惊呼，手里的碟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几片，圆圆的杏子滚了一地。

绿云“哎呀”一声，忙蹲下去捡杏子，几个小丫鬟见了，也都跟着蹲了下去。徐嗣诚没想到会这样，吓得呆在了那里。

十一娘见了反不好教训，揽了徐嗣诚在怀里，一面对战战兢兢立在那里想哭不敢哭的四喜笑道：“没事，没事，把杏子拿去洗一洗就行了。”然后低了头对徐嗣诚道，“你看，闯祸了吧？以后可不能这样吓唬人了！”

徐嗣诚这才反应过来，连连点头，忙上前拉了四喜的手，把簪子伸到她面前，“你看，是假的！”

四喜吓得连退了几步，这才敢定睛看徐嗣诚手上的东西。见果真是支簪子，破涕为笑，“五少



爷，您可吓死我了！”

徐嗣诚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了头。有小丫鬟进来禀道：“文姨娘来了。”

“让她进来吧。”

文姨娘撩帘而入，后面跟着梳了双螺髻、穿着水红色底衣摆绣草绿色水浪纹裙子的秋红。

“这是怎么了？”她笑吟吟目光一转，“谁这么不小心？”

十一娘指了指炕前的杌子让文姨娘坐，“诚哥儿拿林大奶奶送的五毒簪子吓唬人了！”她简明扼要地说了一句，然后笑道，“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坐？”却心知肚明地用眼角瞟了一下秋红——她正和几个小丫鬟一起蹲着捡杏子，手脚轻快又伶俐。

“过几天是夫人的生辰了，”文姨娘顺着十一娘的目光瞥了一眼，笑道，“也不知道送什么。正好前两天看见琥珀在给您绣帕子，您也知道，我的针线不好，我就让秋红帮着做了几方帕子。手艺粗糙，不成样子，倒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思。”说着，拿了几块帕子出来。

月白、淡蓝、湖绿……都是十一娘惯用的素净颜色，或寥寥数针绣了个鹅黄色的小鸭子，或精耕细作地在帕子一角绣了两朵小小的并蒂莲之类。

十一娘有些奇怪。

文姨娘也不隐瞒，“是让滨菊帮着画的花样子。”

十一娘笑着收了。

文姨娘喊了秋红：“还不快来给夫人行个礼。夫人的针线在整个燕京城都是数一数二的，能收下你的东西，那可是你的福气。”

秋红神色微赧，上前给十一娘行礼。十一娘这才仔细地打量她，长得白白净净的，五官清秀，表情略见腼腆。

十一娘夸她：“这帕子绣得很好！”

“是！”秋红有些紧张地道，“我绣了好几天。”很老实的回答。

十一娘笑起来，让琥珀从自己的镜奁里拿了一对柳叶戒面的金戒指赏了秋红。秋红忙屈膝行礼道谢，站在了文姨娘的身后。

文姨娘和十一娘说了半天话，永昌侯府的黄三奶奶来了，她就起身告辞了。

待出了正院，秋红捂了胸口，长长地透了口气，“吓死我了！”

她的话还没有说话，文姨娘已去拧她的耳朵，“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你倒好，见到夫人一句奉承的话都没有不说，还来了句‘我绣了好几天’……”

秋红猫腰躲过文姨娘的手，“我、我还是第一次和夫人这样面对面地说话……”

“狗肉上不了正席的。”文姨娘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又见她弯腰把头上一支镶南珠的珠花滑落在了地上犹不自觉，不由睁大了眼睛瞪着她，“快把珠花捡起来，值六十几两银子呢！”

秋红“哦”一声，忙蹲下去捡了珠花，又仔细打量有没有摔坏，拿了帕子出来擦拭灰尘。

文姨娘见她那样子，气呼呼转身进了自己的院子。

十一娘这边很热闹。

送走了黄三奶奶，几个管事的妈妈联袂而来，有的送上了自己做的鞋袜，有的送了自己做的五毒挂件，还有的送了五彩丝线夹着菖蒲、紫苏叶子打的络子。

“可巧您的生辰同了普天同庆的端午节。”领头的是管库房的于妈妈。自从上次十一娘为汪

妈妈越级示下的事告诫了她以后，她遇到十一娘就分外地恭敬，“我们也跟着沾些福气，把这生辰的寿礼和这端午节的孝敬放到了一块儿。”

其他几个妈妈听了都凑着趣儿跟着笑了起来。

“让几位妈妈费心了。”十一娘笑着让绿云端了小杌子给她们坐。

几个妈妈一番推辞，半坐在了小杌子上，个个口里如抹了蜜似的说着恭维的话。

徐嗣淳过来，妈妈们笑吟吟地给他行礼。

徐嗣淳微微点头，甩着微酸的手臂，“终于把先生规定的四张大字给描完了。”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欢快笑容。

暮春阳光正好的下午，穿夹袄还有点热。十一娘掏出帕子给徐嗣淳擦了擦额头的汗，让绿云端了杯温开水给他，“润润喉咙，诚哥正等着你去蹴鞠呢！”

徐嗣淳听着眼睛发亮，匆匆喝了两口水，就跑去了徐嗣诚处。

妈妈们纷纷奉承：“我们四少爷有夫人带着，越长越精神，越来越懂事了。”

“是侯爷给四少爷找的先生好。”十一娘笑着应酬着。

那边徐嗣淳和徐嗣诚从后门去了花园，在碧漪闸前的一片青砖空地上蹴鞠，七八个丫鬟围在一旁拍着手，把附近的丫鬟、婆子都吸引了过来。

很快，两人都满头大汗。

南永媳赶忙上前劝：“四少爷、五少爷，歇会再踢吧！”

两人也着实有些累了，跟着南永媳妇到一边的凉亭坐了，茶香、绣儿忙上前服侍，或倒了温水给他们润喉咙，或拿了帕子帮他们擦拭后背。

徐嗣淳要去小解。净房就在花墙旁边，从碧漪闸过去，要穿过一条两边全是合抱粗参天大树的青石小径。有小丫鬟跑过去点了两支兰花香的熏香，茶香陪着去了净房。徐嗣淳坐在马桶上，可以听见外面沙沙的扫地声渐行渐近。

两个妇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样说来，除了季庭媳妇，其他人都去了？”

“嗯！”另一个应道，“起头的就是管库房的于妈妈。”

“真的？”先前说话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她不是一向眼高于顶的吗？怎么这次竟然主动邀了大家去给四夫人祝寿？”

“她不是眼高于顶，她是看着菜下饭。”另一个笑道，“如今四夫人怀了身孕，又名正言顺地把陶妈妈送到了田庄里，她哪还敢在四夫人面前眼高于顶。”说到这里，赞了一声，“这府里上上下下的大丫鬟、小媳妇、管事的妈妈，我最佩服的就是季庭媳妇了。当年大家一窝蜂地往二夫人身边凑，有人就跟季庭媳妇出主意，让她抓住二夫人喜欢花花草草的机会想办法帮季庭谋个管事之职。她不急不躁，说季庭只会种花，别的，就是让他干也干不好。结果从头到尾没吭一声。后来故去的四夫人当家，大家又都往故去的四夫人身边凑。她也是不卑不亢的，该做什么做什么……”

好像有一千只蜜蜂在耳边嗡嗡地飞，徐嗣淳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两个妇人后来说了些什么，他全然不记得。

“茶香姐姐！”他拉了茶香的手，“她们说的都是真的吗？陶妈妈被送回了田庄？”

茶香是太夫人身边的二等丫鬟，太夫人特意调了来服侍徐嗣淳的。听徐嗣淳这么问，她忙



道：“哪有这回事，四少爷不要听她们胡说。不是说了嘛，是陶成摔了腿，陶妈妈要去照顾他一些时日……”

“不对！”茶香的回答太过流利，让徐嗣淳本能地感觉到不够踏实，“有一年冬天陶成掉到河里差点淹死，陶妈妈在屋里把他大骂了一顿，可也没说去照顾他……”他目光中全是不解，“为什么这次就要去照顾陶成呢？”

茶香一怔，道：“我们在府里当差，就是府上的人了，哪能因家里的事耽搁了府里的事。如今四夫人看在陶妈妈曾经服侍过故去四夫人的分上，对她特别优待，准了她回去看儿子……”

徐嗣淳听了蹙眉，“娘在的时候，待陶妈妈也很好，还让我喊陶妈妈做‘妈妈’……”

茶香没想到平时很好说话的徐嗣淳揪着这个话题不放，没等徐嗣淳的话说完，已笑道：“所以四夫人也特别敬重陶妈妈。”又怕他再问些自己答不出来的话来，忙转移了话题，“四少爷，我们还是快些回碧漪阁吧，五少爷还在那边等着呢！这四月间的天气，太阳落山寒气就起来了，您身上只穿了件夹袄，斗篷还放在四夫人那里呢！”

徐嗣淳不为所动，再仔细倾听，外面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哪里还听得到别的什么声音。他有些失望，收拾收拾，慢吞吞地和茶香去了碧漪阁。

凉亭空空如也，只留下了猩猩红的坐垫和满石桌的狼藉，徐嗣诚身边服侍的早不见了踪影，原来无人的空地却被丫鬟、媳妇、婆子们团团围住，不时传来喝彩的声音，比刚才不知道要热闹多少。

徐嗣淳讶然。茶香已看到一个高挑的人影。

“四少爷，是五爷。”她眉宇间满是欢快，“是五爷在蹴鞠！”拉着他的手就往人群里挤。

大家看见是他们主仆，主动让出一条道来。

徐嗣淳就看见徐令宽一个“佛顶珠”，用头把鞠高高地顶了起来，再看徐嗣诚，正目瞪口呆地望着徐令宽，满脸震惊。

徐令宽听到动静，眼角瞥过去，见是徐嗣淳，一个“旱地拾鱼”，把鞠抛到了半空中，朝着徐嗣淳招手，“来，我告诉你玩。”

如果是平时，徐嗣淳早就高高兴兴地跑了过去，可这次，他心里还惦记着刚才听到的闲话，犹豫了片刻才走了过去。

徐令宽伸手轻轻一钩，就把从半空落下的鞠接在了手里。

“怎么了？”他弯腰笑着对徐嗣淳，“今天好像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没有。”对大人说谎，徐嗣淳很不自在，“我今天有点累。”

徐令宽可不敢勉强他，笑着将鞠抛给了一旁的小厮，“那就早点回去歇了吧！明天五叔再带你玩。”

徐嗣淳勉强地笑着应了一声，拉着徐嗣诚往十一娘屋里去。

围观的自然都散了。徐嗣诚犹回想着刚才所看见的，“四哥，我们明天还蹴鞠吧？五叔可厉害了。你刚才不在，我看见他手肘一拐，鞠就高高地飞到了半空中……”

徐嗣淳心不在焉地应着，和徐嗣诚进了院子。那些管事的妈妈正三三两两从正屋里出来，碰见他们兄弟俩，都笑吟吟地打着招呼。

徐嗣淳望着她们的面孔，眼睛微黯，吧嗒吧嗒地朝正屋跑去。大家都吃了一惊。

十一娘让小丫鬟把屋子里的窗户全打开。几个管事的妈妈里有抽旱烟的，身上总有股味道。

徐嗣淳冲了进来，“母亲，我们把陶妈妈接回来吧？”

“什么？”十一娘愕然，“怎么突然想到要把陶妈妈接回来？”

“我想陶妈妈了！”徐嗣淳道，“陶妈妈一个人在田庄，就吃不到府里的八宝粽子了！”

十一娘笑道：“她在田庄，田庄也会包八宝粽子的……”一句话没说完，已捂了嘴。

绿云几个忙拿面盆的拿面盆，倒温开水的倒温开水，忙碌却不慌乱地服侍着十一娘。

徐嗣淳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可眼前来来往往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他。他悄悄地退了出去，迎面碰到徐嗣诚，“四哥，四哥，你到哪里？”

要是受了委屈，一定要禀告太夫人和侯爷让他们给你做主……不知道为什么，徐嗣淳脑海里突然冒出陶妈妈临走时所说的话。

“我要去找祖母。”

“哦！”徐嗣诚搔了搔头，“我、我还没给母亲问安，哥哥等我一会吧！”

平常这个时候两人会一起去给十一娘问安，然后一起去太夫人那里吃晚饭。

徐嗣淳胡乱地点了点头。徐嗣诚跑去给十一娘问安。

十一娘正不舒服。徐嗣诚担心地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徐嗣淳在外面等了一会，只觉得心急如焚，跟徐嗣诚的丫鬟绣儿交代了一声，匆匆去了太夫人那里。

“祖母，我们把陶妈妈接回来吧？”他像平常一样扑在太夫人怀里撒着娇，“我想她了！”

太夫人呵呵地笑，“等过些日子陶成好了，再把陶妈妈接回来不迟。你想想，马上要过端午节了，总要让陶妈妈和陶成母子一块过个节吧。”

“那过了端午节，陶妈妈就能回来了吗？”徐嗣淳睁着一双清澈如镜的眼睛望着太夫人。

太夫人表情微滞，道：“等陶成腿好了才能回来。”

“祖母，祖母，那您派人把陶妈妈接回来吧？”徐嗣淳求太夫人，“您要她回来，她不敢不回来的！”

太夫人闻言眉头微微蹙了蹙，又很快地舒展开来，“淳哥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连祖母的话也不听了？”语气间不自觉地带了几分严厉，“陶妈妈要等陶成的病好了再进府，你如今都已经启蒙进了学堂，可不比从前，行事要沉稳些才是。”

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训诫是徐嗣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表情有些错愕。

难道是在淳哥面前说了些什么？得把茶香叫来问一问才是！太夫人思忖着，哄了徐嗣淳：“好了，快去净手，等会我们吃香酥鸭！”

旁边自有机灵的丫鬟上前半推半劝地把徐嗣淳带去净手。宝蓝色绘百卉的掐丝珐琅面盆倒了清水进去，那些原来看得不十分清楚的百合花、忍冬花、玉簪花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徐嗣淳放在面盆里的手轻轻一攥，那些花全变成了碎影，缓缓地荡漾开来。要不要跟父亲说呢？他有些迟疑，眼前浮现父亲严峻的脸庞，清冷的目光……徐嗣淳不由打了个寒战，嘴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缝。

净了手，太夫人还在和茶香说话。玉版几个不敢把徐嗣淳领到内室去，拿了翻绳要和徐嗣淳到东次间临窗的大炕坐了去玩。

徐嗣淳却摇了摇头，“我去看五弟怎么还没有来。”噤噤地往外跑去。



碧螺、雨花几个在身边服侍的丫鬟小跑着跟了上去。

玉版望着手里的大红络子，“四少爷今天是怎么了？”

徐嗣淳一口气跑到了元娘故居的门口才停下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待呼吸平稳下来，这才慢慢地朝元娘的内室走去。

“去了大姐的故居？”十一娘快快地躺在炕上，有些烦躁。

雁容轻轻点了点头，“太夫人身边的玉版会把四少爷找回去。”

十一娘微微点头，“要是等会儿四少爷陪着五少爷过来，你就喊我一声。”

雁容应诺。十一娘疲倦地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晚上徐嗣诚回来，雁容笑着问他：“四少爷呢？怎么没有送五少爷回来？”

徐嗣诚笑道：“四哥说有点累，晚上只吃了小半碗白粥。”

雁容笑着送徐嗣诚回厢房歇下，想去给十一娘报个信，进了东梢间，只有盏小小的瓜型宫灯闪烁着豆大的灯火，十一娘睡得正酣。她想了想，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徐嗣淳来给十一娘问安，神色间已恢复了从前的沉稳。

十一娘想着昨天他追问陶妈妈的事，笑着问他：“陶妈妈不能在府里过端午节，你要不要差个人送些八宝粽子去田庄？也全了你的一番心意。”

徐嗣淳听着眼底绽开一个欢快的笑意，“好啊！”然后迫不及待地对碧螺道，“你带了雨花去田庄上给陶妈妈送粽子。”

碧螺笑着应“是”，十一娘已道：“让茶香和雨花去吧。她是大丫鬟，年纪又长些。”

徐嗣淳无所谓，笑着点头。中午回来问茶香：“粽子都准备好了？”

“四少爷待陶妈妈可真好！”茶香笑道，“夫人让曹管事明天一早送我们去田庄。厨房里的妈妈说，寅时就开始蒸粽子，到田庄的时候粽子还热着。”

徐嗣淳很是满意，先是跑到元娘的影像面前说了半天话，然后才去睡午觉。

太夫人知道了叹气，“难为十一娘，处处想得这样周到！”问起十一娘的身体来，“还吐得厉害吗？”

杜妈妈笑道：“说只是早晚有些吐，比之前好多了。”又道，“亏得是四夫人，不管怎样不舒服，该吃的一样吃下去。要是别的哪个，早就拖垮了。”

太夫人点头，让杜妈妈把库里余下的几匣子血燕都送到十一娘处。

“您也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留些吧！”杜妈妈笑着劝太夫人。

“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要每天吃一点，断了，等于没吃。”太夫人摇头，“都送过去吧！”然后吩咐，“你也看着点，要是东西快没了，就来跟我说，我舍了这张老脸帮她到宫里讨去。”

杜妈妈掩袖而笑，到底留了几两给太夫人应急。

茶香送了粽子到田庄，陶妈妈吃惊之余感激涕零，当时就吩咐小丫鬟生火，亲手做了五毒饼让茶香带回来。

雁容没等十一娘吩咐就尝了一个，“又香又酥，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十一娘让茶香拿给徐嗣淳。徐嗣淳欢呼，让茶香送了徐嗣勤和徐嗣俭，还特意请了徐嗣诚去吃，赏了屋里的丫鬟、小厮。又想着还没有跟娘亲禀告这件事，带了徐嗣诚到元娘的影像前供

了饼。

十一娘暗暗松了口气。

大家欢欢喜喜地过了个端午节。

余家开始和甘太夫人的娘家议亲，文姨娘见徐令宜不在家，常常找了借口到十一娘屋里坐，杜妈妈有事没事也过来陪着十一娘说话。

十一娘就找了琥珀说体己话：“女人支撑门户是很辛苦的，你要考虑清楚。”

“我有什么好？”琥珀微微垂了头，“别人苦苦相求，不外是因为夫人。我也想得很清楚了，有夫人的一天，就有我的一天。与其给人家做嫁衣了还要低三下四地服侍别人，不如自己抛头露面，在夫人跟前做个管事的妈妈，自由自在，不看男人的眼色。”

十一娘一向尊重别人的选择。

“那好吧！”她笑望着琥珀长长地透了口气，“我给你找个随你拿捏的。”

琥珀脸色绯红。

十一娘让宋妈妈去跟杜妈妈说：“琥珀我要留在身边。红绣有娘、老子，过几天就送出府去，我看秋红不错，要是他们也看得中，就让秋红嫁过去。”

杜妈妈那边立刻有了回音：“一切都凭夫人做主。”又提了个人，“白总管说，库房那边有个叫管青的，今年二十二岁，三岁时家里发大水，父母兄弟都没了。他一个族叔没子嗣，就把他过继到了名下，带到了府里。夫人要是觉得好，哪天把人带给夫人看看。”

十一娘有些意外，先把秋红的事跟文姨娘说了。

文姨娘得偿所愿，自然是喜出望外，朝十一娘谢了又谢，又怕这件事传出去中途有什么波折起了变化，天天在十一娘面前磨叨，巴不得立刻下了定就好。偏偏秦姨娘不知怎地突然变得非常殷勤起来，每次文姨娘刚刚坐下，她就跟着出现了，不是带了些自己做的婴孩袜子，就是带了自己做的婴孩帽子或衣裳，说是给没出世的六少爷做的。

文姨娘不由暗暗奇怪。要说秦姨娘有争宠的心思，徐令宜一回来就随着她起身告退；如果没有争宠的心思，这些针线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既然做了这么多，为何不一口气拿过来，非要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的……

秦姨娘哪里知道文姨娘的心思，每次来都要问十一娘：“夫人这些日子感觉怎样？六少爷还像以前那样顽皮吗？”

“还好！”十一娘表情淡淡的，“有田妈妈和万妈妈在一旁照顾，感觉好多了。”然后问文姨娘，“你的针线做得怎样了？”对秦姨娘的话好像并不十分热衷似的，

文姨娘乐得十一娘主动转移话题，忙见缝插针地说起自己的事来：“我的针线您也见过，也就私底下绣着玩，打发打发时间还行，哪能上得了台面？”说着，身子向前微倾，若有所指地道，“夫人，您说，我这两天到喜铺里订嫁妆，是不是早了些？”

十一娘想着低头娶媳妇，抬头嫁闺女，秋红的事怎么也要矜持些，拖到秋天再议，不曾想文姨娘这样急。仔细一想也就明白过来，她笑道：“不迟，不迟，你这两天就把东西订下来，绣娘们还得些日子，到秋天的时候正好拿货。”

文姨娘听着大喜，“那我就照夫人的吩咐行事了！”

